

炮火中的女記者

戈焰 著
重慶出版社



CHONGQING CHUBANSHE

炮火中的女记者

戈 焰 著

重 庆 出 版 社

1993年·重庆

川)新登字010号

责任编辑 陈小丽

封面设计 姚长辉

技术设计 刘黎东

戈 焰 著

炮火中的女记者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6.625 插页5 字数 133 千

1993年3月第一版

1993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1,500

*

ISBN7-5366-1994-4/I·379

定价: 2.80元



作者近照

PA768/01

戈 焰 小 传

戈焰，原名郭丽君，化名郭沫玲，笔名戈焰、戈炎、白桦等。祖籍四川重庆市江北县静观镇，1923年秋末出生于涪陵城。1937年春参加重庆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，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9年夏毕业于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训练班，1939年9月到敌后抗日模范根据地——晋察冀边区，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先从事音乐工作，后协助编辑《诗建设》诗刊。1940年冬到1943年春节，毕业于华北联合大学文艺队文学系。在此期间，创作诗数十首，被选为边区文协委员。1943年春到1949年春，任晋察冀通讯社、新华社察哈尔分社、冀热察导报社记者、编辑、编辑科副科长。解放后任《皖南日报》、《安徽日报》编委兼地方版主编、安徽人民出版社副总编、安徽省文联、省妇联党组成员、秘书长兼《安徽文艺》、《江淮文学》主编。1972年任陕西作家协会专业作家，1980年至今，任《陕西日报》高级记者。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序

魏巍

戈焰同志的《炮火中的女记者》行将问世，她要我写几句话。我们是老战友，在抗日战争中就很熟了。当时，她是来自天府之国的一位活泼天真的姑娘，比我们的年龄都小一些。据说她在学生时期就是个活跃分子，参加过一些抗日活动，15岁就参加了党。一年之后，也就是1939年，她又穿越秦岭来到延安。到延安的事她没有跟母亲说，唯恐母亲不答应。当她背上行李同伙伴们出发的时候，看见母亲正坐在店铺门前察看她。她这时既怕母亲发现自己，又想多看母亲一眼，就把草帽沿儿往下拉了一拉走过去了。当时国民党很怕进步青年到延安去，戈焰他们路经西安时，还被他们抓捕过一次，幸亏他们机警地逃了出来。为了献身抗日民族解放战争，当时的青年是怀着多么高的热情呵！

戈焰后来参加了丁玲、周巍峙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。这个团长期活动在晋察冀。当时戈焰刚16岁，性格活泼开朗，能歌善舞。但她更醉心于文学，又从歌咏队调到了文学队。文学队有邵子南、田间、方冰等人，都是这块战斗土地上的诗歌明星。他们那一颗颗心简直像火焰在燃烧，无日无夜地在写着诗。并且以《诗建设》这份诗刊，团结着全晋察冀的诗人。戈焰就在这个队里协助他们工作，也开始写起诗来。不用

说，在这个难得的环境里，戈焰是会受到许多有益的熏陶的。

在抗战最艰苦的年分，戈焰来到了晋察冀的东线，这时她已经是晋察冀通讯社的记者了。具体工作的地区，在距保定不远的满城。那时满城仅有一小块山地在巩固区，其余平原地带都是敌占区。而且敌人挖了又宽又深的封锁沟，构筑了密密的炮楼，封闭着游击队进出的孔道。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戈焰以农村姑娘的打扮，手执六轮手枪，经常随游击队越过封锁沟，到敌占区活动，或打炮楼，或做群众工作，或征收公粮，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和所见所闻，写成通讯报道，在《晋察冀日报》和《新华日报》上发表。在那个年代，我们见她总是那么活泼乐观，经常哼着歌子，充满青年的朝气，就好像一只勇敢的燕子，出没于炮火之中，穿行在敌人点线之间。本集中收入的“炮火中的女记者”，就是她当年的写照。我在阅读本篇时，不禁神往久之，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浓郁诗意的战斗年代。那一代的青年虽然吃了很多苦头，冒了不少危险，但他们那种为理想而献身的青春的光辉，又是多么灿烂夺目呵！我想它也许会给人带来一些人生的启示吧！

戈焰长期从事记者工作，也相当时期从事文学工作。她身上很宝贵的一点，就是始终保持着青春的朝气。近年来她的笔耕不辍。为了历史上的一些珍贵事物不致流失，她总是东奔西跑地前去“抢救”。所以本集里除收入了一些她当年做记者时的作品外，还收入了她以文学回忆录形式写成的人物回忆，如对丁玲、邵子南、何洛等同志的回忆。这些回忆都是怀着很深的感情写成的，因之读来真实动人，由于作者

和邵子南相处过一段时间，这篇回忆录尤其写得好。邵子南才华出众，读书又多，还有一番不同寻常的经历，在祖国大地上流浪过，当过船工、学徒、见习生，还当过和尚，颇类似于高尔基的经历。他当时已经比较成熟，又正逢创作的高峰期，经常被诗情燃烧得难以安眠，创作了许多剧本、歌词和出色的诗篇。尤其是1943年经过对毛泽东同志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的学习，他下了最大的决心深入群众，在阜平五丈湾村当了一名小学教员。他头蒙白毛巾，身穿黑棉袄，简直和老百姓一模一样。反“扫荡”开始后，他就和爆炸英雄李勇的游击组一起埋地雷，一起战斗，吃睡都在一起。对游击组的每个成员，无不了如指掌。他以后写出了《地雷阵》的名篇，决不是偶然的。像邵子南这样一位杰出的作家和诗人，本来还会做出很大贡献，可惜解放后因病英年早逝，只活了39岁，真太可惜了！明年是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50周年，戈焰同志对子南的回忆文章，是一个很合适的纪念。

弹指一挥间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。当年那个“炮火中的女记者”，恐已霜染两鬓矣！然而，她在《愿绿竹伴随一生》的散文里说：“绿，象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强烈的感情。竹，终身穿绿装，显得顽强、勇敢、不畏强暴。……在寒气凛凛之时，更是惬意地生出很多冬笋儿，摇曳着嫩绿的枝叶，向着高空升去。连天上的云彩也要为她让路！”也许戈焰本身就是这样一支生气勃勃的翠竹吧！

1991年岁末，记

目 录

序.....	(1)
战地记实.....	(1)
到满城游击组.....	(3)
狼牙山脚下静悄悄.....	(8)
巧妆改扮新娘.....	(12)
我也有错.....	(16)
忆访首次解放华北重镇张家口.....	(21)
忆翻了身的龙烟矿工们.....	(37)
文学回忆.....	(43)
元帅轶事.....	(45)
“西战团”的开拓者——丁玲.....	(71)
三位西战团团长.....	(91)
他还活在我们心间 ——忆西战团团员、诗人邵子南.....	(105)
日人反战同盟及其盟员.....	(117)
从延安背来的书.....	(125)
西战团始末.....	(135)
人造湖畔英雄颂.....	(159)
散文.....	(185)

月亮作证.....	(187)
愿绿竹伴随一生.....	(194)
后记.....	(200)

战地纪实

我是从炮火中锤炼成长起来的女记者，当时只有投身抗日、为抗日尽力的决心和不畏牺牲的精神，从没有想到过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仍然还干记者这个行当。不过，我深深体会到，这时候和那时候作记者，情形已很不相同。回忆往事，对今天如何当好一个记者，或是文学家，还是颇有教益。

到满城游击组

1943年春，我还不到20岁，从华北联合大学（人民大学前身）文艺学院文学系毕业，由晋察冀区党委分配到晋察冀通讯社当记者。当时《晋察冀日报》、晋察冀通讯社是合为一体的，驻地在河北阜平县滚龙沟。社长邓拓同志亲自找我谈话，要我到一军分区、一地委打仗最激烈的地方去锻炼。说是只有到第一线去亲身体验，才能写出好消息、好通讯、好文章。我背着沉甸甸的被包，沿着东线的道路，经过了曲阳、行唐、唐县、完县等几个县的边境，行程300余里，4天功夫就到达了一地委的驻地易县岑东村。来接待我的是晋察冀通讯社特派记者、地委通讯干事雷行同志。他传达了地委的决定，要我去满城县任特约记者、县委通讯干事。我二话没说，只一小时左右，就赶到满城县驻地易县赵庄。

满城是晋察冀边区一地委所属的一个游击县，只有半个

山区，绝大部分地区为敌所占领，环境十分恶劣，是通保定的门户，地势特别险要。假如站在狼牙山或抱阳山顶眺望，保定似乎就在山脚下，而满城却像孩童俯睡在保定的身边。两个城市相互依存着，而满城就更成了敌后的敌后，所以满城没有自己的根据地，干部要工作，只得在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——保满支队掩护下，到沟那边敌人盘据的村庄去发动群众，改造伪政权，开辟和扩大根据地。

我一到赵庄，外号叫“济公”的县委书记石金奎和宣传部长李涛庭就来迎接我。他们给我介绍了大量的敌、我、友情况，还出主意叫我先到直属机关作采访。总之，对我这个远离天府之国的南方姑娘表示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，从而加深了我对石“济公”的崇敬和仰慕。人们称赞他为“济公”，是名不虚传的，他真有点像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人物。他年不过40，富有打仗经验，时常化装成各式各样人物，窜进保定、满城市内探听情况，在他任职年把时间，已攻克据点10余处，敌人害怕他，出1000元法币悬赏、捉拿他。于是，我下定决心，要向他学点打仗本领，并提出申请，希望他过沟时能带我去。一天上午，他来到我的房间，这房间是群众装粮食的半间库房，我正坐在炕上整理采访的素材，他手里提把比手枪大又比盒子枪小的枪：

“小戈，你不是吵着要去打仗吗？看看，这是什么枪？”他语音和气，不等我答，他解释说：“这是六轮子，我来教你！”

我很快学会了使用这支六轮，当要问何时带我出沟时，却不见他人影了。黄昏时候，他派通讯员通知我，叫立即

到保满支队驻地大院集合。进了大院，全体指战员已排好队，有分区摄影记者叶苍林，县政府秘书江涛，还有支队总支书记洪璞等同志，他们都在听张支队长训话。队伍出发了，不到一个钟头，这支队伍就停在沟口石井村了。石井村距沟外五六里远的地方，在月光照耀下，隐约可辨是敌人的据点——抱阳村。这抱阳村是敌人进山扫荡、我军向外出击、干部过沟外开展工作的必经之道，是一个重要的咽喉。正因为如此，我军把石井村的民兵游击小组培训得棒棒的，他们非常活跃，富有战斗经验，时常配合我主力部队和县地方武装，进行出击，保护全村群众的生命财产。他们右肩扛着“三八大盖”（最老式的步枪），左肩斜挂着一排手榴弹，平时走在街头，步伐唰唰地响，穿的是便衣，头顶羊肚毛巾，腰扎皮带，精神抖擞，除着装外跟正规部队没两样。这时，石井村的村长来了，村长和“济公”接上头后，村长吩咐立即将民兵游击小组散开，隐蔽在村口两边大道上。“济公”把我和江涛从队伍里叫出向村长作交待：

“戈焰同志是晋察冀日报记者，要好好保护她。”他转过头来对我和江涛说：“你们的任务是帮助村长搞好统一累进税，但是，这个村子是敌人的眼中钉，随时都有可能来拔这颗钉子，夜里不能老住一个地方，要听村长的安排。”

说实在的，听到让我留在村里，我的心都凉了，但我是共产党的记者，得绝对服从命令。脑际里闪过邓拓同志的一席话：“现在国际国内时局是：德、意、日法西斯轴心国，在欧洲受到苏、美、英同盟国重创，扫荡北进，希特勒正在苏联红军的猛击下溃退，日寇将永远不能从希特勒那里得到什

么支持和策应。日寇侵略中国5年了，丧师250余万，只得利用大汉奸汪精卫‘参战’，在敌占区大肆抓丁，扩编伪军。敌占区物价飞涨，伪钞狂跌，人民生活极端困窘，敌人到处设立临时据点，四处抢粮，对人民进行“蚕食”。我明白“济公”留我在石井的意思，无非是乘我们的主力和地方武装以及民兵游击队主动向外出击之机，要求一个毫无战斗和工作经验的我，和群众打成一片，开展反“蚕食”斗争。这也是对我最好的考验。

我白天在村公所搞统一累进税，夜晚就随民兵游击队中队长活动。今天睡这家，明天睡那家，和村里群众混得滚瓜烂熟。那个民兵游击中队长真是出色的小后生，他在装扮上和普通民兵一样，个头儿要比一般人高一头，浓眉大眼，说话可痛快，打敌人、抓汉奸，保护村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样样工作完成得顶呱呱。他背有一杆“三八大盖”，一有空他就教我如何上子弹，顶子弹门，我的六轮也被他抚摸得精光锃亮。就这样，一有机会，哪怕是夜里，我也要参加民兵游击小组的活动。一天黄昏，我见村里来往走着许多人，游击小组搬动着桌椅，那些早吃完馍的群众，有的聚在庭院里，有的团在街道两旁，情绪亢奋地说着话：

“听说鬼子‘扫荡’在三分区踩翻了地雷，炸死了不少啊！”

“我们村的民兵把鬼子收拾惨了！”

村民们七嘴八舌使整个村子都沸腾起来，都在传颂着队长和民兵游击小组的佳话。

对这样的民兵游击组能不动心吗？！记得当时我左手提

着顶了膛的六轮子，右手已捉住笔，迫不及待地爬上石井的山头上，利用大腿当桌子，写出了文艺通讯：《满城的一个游击小组》。后将此文发表于《晋察冀日报》7月23日的副刊版，我对自己的这篇处女作的发表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啊。